



中华书局

WENSHI ZHISHI WENKU

中韩交流三千年

■ 陈尚胜 著

文史知识文库



12

文史知识文库

中韩交流三千年

陈尚胜著
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张 荷

文史知识文库

中韩交流三千年

陈尚胜 著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8⁵/_a印张·2插页·167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册 定价：11.00元

ISBN 7—101—01568—9/G·65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不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造成了光华灿烂的中国，博大久远的中华民族传统。这是我们的

骄傲，也是我们民族凝聚、发展、强盛的力量。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总离不开我们站立的祖国大地。我们都是伟大祖国的儿女，对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对我们祖先繁衍发展的土地，怀着深切的挚爱之情。爱她，了解她，同时研究她；在了解她、研究她的过程中渗透着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念。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重新崛起的决心，把祖国的传统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中，我们一定会更准确地找出精华，区分糟粕，在看来杂乱无章、盲目被动的历史表象中，寻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创造活动服务，为我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服务。

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作者和我们一起编好这套文库，共同去完成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缘 起

本书的写作，缘自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成立（1992年10月）。

中心成立之初，主任孔令仁教授和常务副主任李德征教授就部署把对韩国历史文化和中韩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为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主要科研方向。山东，作为与韩国仅有一海之隔的中国省份，自古以来就在中国与韩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譬如，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很早就传入韩国，成为中韩两国人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正是由于这种地理上的邻近和文化上的渊源，中韩两国人民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创造出辉煌的东亚文明，并为世界文明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近百年来外国的野蛮侵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影响，使黄海两岸比邻而居的中韩两国人民的相互往来和交流中断了将近四十年，直到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才正式结束了这一段不幸的历史。如今，中韩两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都在深入发展。不过，近四十年的往来阻隔，亦使当代中韩两国人民面临着如何加深相互理解的任务。鉴于这种客观需要，山东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决定由我来负责编写一本介绍中韩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史基本情况的书，以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中韩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悠久历史关系，

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交流和合作,共同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根据中韩两国文献的记载,中国西周初年的箕子入朝鲜之举,是有史以来中韩交流史上的首件大事。自西周建立之际的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本世纪,时间整整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书名定为《中韩交流三千年》。毋庸赘言,今天朝鲜半岛上大韩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南北分裂状况,完全是二战后冷战格局的结果,在历史上他们曾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因此,作为一本历史书籍,本书所叙述的对象范围自然要包括整个朝鲜半岛。所以,一部《中韩交流三千年》,同样可称为《中朝交流三千年》。本书之所以对1910年以后中韩两国相互交流的内容未予叙述,这是由于自1910年开始到二战结束的整整35年间日本对韩国的野蛮吞并,使国家主权意义上的两国交流已不复存在。

本书的写作,也是在孔令仁教授和李德征教授两位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下进行的,李德征教授还曾对本书的结构布局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意见。正是在她的建议下,本书决定采取按文化交流的主题内容为中心线索的结构布局,而放弃通常历史著作按朝代划分章节的写法,以便于读者加深对中韩交流内容的了解和比较。北京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杨通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高华研究员,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侠研究员,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会长、原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院长李佑成教授,都曾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许多的指导和帮助。他们曾寄来很多作者在山东大学不易觅得的宝贵材料,从而弥补了作者在中韩文化交流史知识上

的不少缺陷。中华书局的张荷女士，也以她严谨的编辑工作，帮助我改正了本书中不少疏失。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刘冰冰、李敬生、李艳青、扈映，曾为本书的写作付出了很多劳动。根据最初的计划，本书采取分工合写的形式，第一章由扈映承担，第二章由李敬生承担，第三章由刘冰冰承担，第六章由李艳青承担，其余由我来承担；她（他）们在写出初稿后，一并交由我统稿。后来，由于内容和体例上以及工作上等原因，全部书稿又由我重新写定。我在重新写定的书稿中，第二章中的第一节至第三节是在李敬生所写的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三章中的第二节、第四节和第五节是在刘冰冰所写的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第六章中的第五节是在李艳青的原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借此之机，我想向以上诸位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本书稿的写作，虽然在近三年的时间内能够完成，也是参考大量今人科研成果的结果。考虑到书稿的可读性和篇幅，本书稿一律未作所引资料的注释，只在书后附列了一个主要参考文献。在此，我也要向相关成果的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限于作者的学力，我相信书中的错误一定不少，也祈盼着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目 录

缘 起	(1)
第一章 密切的官方交往 频繁的民间往来	
——三千年中韩交流背景概述	(1)
一 箕子入朝鲜与秦民走海东	(2)
二 多国并存 外交竞争	
——朝鲜半岛三国与中国的 政治关系	(9)
三 涨海虽然阔 归帆不觉遥	
——唐朝与新罗关系的全面发展	(16)
四 外交利害与文化交流的冲突	
——宋辽金时期中韩关系述评	(23)
五 元代中韩关系的深入发展	(30)
六 肝胆每相照 冰壶映寒月	
——明代中韩友好关系概述	(36)
七 清代中韩关系的发展与变化	(43)
第二章 中韩经济交流	(49)
一 “文皮”和刀钱	
——早期中韩经济交流一瞥	(50)
二 唐罗贸易与张宝皋	(55)
三 宋元海商往高丽	(61)

四	频频辽东路	
	——中韩之间朝贡贸易的兴盛	(68)
五	中韩之间边境贸易的曲折发展	(75)
第三章	中韩科学技术的交流	(83)
一	中韩天文历法和数学的交流	(84)
二	中韩农业技术的交流	(90)
三	中韩医学交流	(96)
四	中韩造纸和印刷术的交流	(103)
五	中韩陶瓷和纺织技术的交流	(110)
六	中韩军工技术的交流	(116)
第四章	中韩学术思想文化的交流	(123)
一	中韩语言文字文化的交流	(124)
二	汉唐儒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130)
三	理学在韩国的传播及其影响	(136)
四	中韩实学思想的交流及其影响	(143)
五	明清之际汉译西学书对韩国的 传播及影响	(149)
六	中国近代洋务思想对韩国开化 思想的影响	(156)
第五章	中韩典章制度和宗教礼俗文化的交流	(163)
一	中韩政治制度文化的交流	(164)
二	中韩法律文化的交流	(171)
三	中韩经济制度文化的交流	(178)
四	中韩教育制度文化的交流	(184)
五	中韩礼俗文化的交流	(191)

六	中韩佛教文化的交流	(198)
七	中韩道教文化的交流	(204)
第六章	中韩文学艺术的交流	(211)
一	中韩诗歌文学的交流	(212)
二	中韩散文文学的交流	(218)
三	中韩辞赋文学的交流	(225)
四	中韩小说文学的交流	(231)
五	中韩书法绘画艺术的交流	(238)
六	中韩音乐舞蹈艺术的交流	(245)
附:	主要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密切的官方交往 频繁的民间往来

——三千年中韩交流背景概述

“唇齿相依”一词往往被人们用来形容中国和朝鲜半岛（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的亲密关系。只要你打开地图，就可以从中朝和中韩之间山水相连的地理关系中得到一个初步的认识。倘若你有兴趣对三千年中韩两国官方和民间交往的历程作一番巡礼，那么你对中韩两国之间的关系，或许有一些更深的认识。而且，这种悠久的历史关系，也是三千年源源不断的中韩交流的纽带。

第一节 箕子入朝鲜与秦民走海东

“传说洪荒日，檀君降树边。位临东国土，时在帝尧天。

传世不知几，历年曾过千。后来箕子代，同是号朝鲜。”

这首诗是朝鲜使节权近(1352~1409年)于1396年访问明朝时，为回答明太祖询问朝鲜开国历史时所作。所谓檀君，是历史传说中的古朝鲜开国元勋。传说是这样的：古时，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应允。桓雄率众三千降于太伯山顶(即今妙香山)的一株神檀树下，建立“神城”，自称“桓雄大王”。这时，有一熊一虎来到桓雄大王面前，请求大王把他们变成人。桓雄大王就给它们一把艾草和20头蒜，要它们吃下去并躲藏于洞窟，一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虎因为未能照办而没有变成人，而熊却修炼成女子。熊变成女人后没有配偶，就去祈求桓雄大王。桓雄大王就与她结婚，生下了王俭，即檀君。檀君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了最早的国家，相传他在中国尧五十年即位，以平壤为首都，在位一千五百年。后来隐居于阿斯达为山神，活到一千九百零八岁。这种檀君建国的神话传说，反映了韩国古代社会从图腾崇拜的部落形成为国家的过程。后来，箕子在朝鲜半岛建国，檀君朝鲜灭亡。

箕子是中国殷朝末年的三贤之一(另外两贤为比干和微子)。根据文献记载，箕子是殷朝纣王的叔父，名胥余，曾被封为子爵，国在箕，故称箕子。箕子是最早从中国移居到朝鲜半

岛的人物。箕子为何要移居朝鲜半岛？在最早记载这件事的三种中国文献中，所述却不十分一致。

第一种文献为汉初伏生的《尚书大传》。据该书记载，箕子曾因屡谏纣王淫泆而被纣王所囚。周武王灭殷后，即把箕子从囚牢中释放出来。但箕子却不愿周朝释放他，而自己前往朝鲜。周武王得知后，遂把朝鲜封给箕子。箕子在接受周朝分封后，曾经朝见周武王，武王即向箕子询问洪范。上述记载有个不小的疑点：箕子既然不愿由周朝来释放他，又出走朝鲜而拒绝和周朝合作，那么他怎么能又去接受周朝的分封，并且还亲自来朝见周武王呢？

第二种文献是司马迁的《史记》。在该书中，《殷本纪》、《周本纪》、《宋微子世家》诸篇都记载了此事，其中以后一篇中的记载最为详细。据该篇所述，殷朝宗室箕子和微子，对于纣王不接受他们的劝谏，十分气愤。于是，微子出走，箕子则装疯而为奴。周武王灭殷以后，即访问箕子，向箕子请教常伦法理，箕子遂告诉周武王以洪范九畴。因此，周武王乃将朝鲜分封给箕子。然而，在此之前，周武王曾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故地，以续殷祭；那么，他却为何不将箕子继续分封于殷故地，而将他封于遥远的朝鲜呢？而且，从箕子的角度来说，他平素一心为殷朝社稷的安全尽力，怎么能会轻易的事周并接受周朝的封爵呢？

第三种文献为班固的《汉书》。据该书的《地理志》篇中所记载，箕子见殷朝国势已去，于是毅然带领一部分殷民迁居朝鲜，远离故国，另建理想家园。我们认为，从箕子的人格和社会地位而言，此说言之在理。而在周武王方面，为了笼络本土的

殷民，于是顺水人情的封箕子于朝鲜半岛，实际上只不过是承认箕子在朝鲜半岛的既成事实而已。

韩国的早期历史文献，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书也肯定了箕子入朝鲜的事实，并把箕氏朝鲜作为韩国的第一个王朝来对待。然而，时下却有一些学者对箕子入朝鲜一事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对此，我们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此事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早期的历史文献，包括《史记》和《汉书》，为何却是确确实实在多处记载此事呢？另外，根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等文献的记载，高句丽人多建祠祀箕子。如无箕子之事，高句丽人又何必崇拜他呢？

考古学材料也提供了箕族东移的信息。在韩国考古学上，箕子入朝鲜的时代正是从有文土器到无文土器转变的时代。作为无文土器文化的主要特征，则是陶器底部扁平，粗质无文。另外，还有磨制石镞、半月形石刀、石斧等。这些石器，在朝鲜半岛曾有大量发现。而这种半月形石刀，正是中国龙山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所以，有位韩国考古学者指出，朝鲜半岛在新石器时期中期，石刀数量的大量增加与中国商朝灭亡有关。大概由于大量商朝遗民经东北移入朝鲜的缘故，在1973~1974年间我国辽宁省喀左县所发现的青铜器上，就带有“曷侯亚斡”的铭文。据专家考证，铭文中的“曷”字，就是箕子的“箕”，从而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箕子经东北入朝鲜的可能性。从民俗学角度观察，我们知道，商是少昊的分支，而少昊是东夷族的首领。东夷族的一些风俗习惯，如拔牙、头顶、鸟崇拜、支石墓等现象，在朝鲜民俗中也都曾普遍存在。因此，箕子入朝鲜一事，殊难简单地予以否定。

据史书记载，箕子在朝鲜立国后，曾返回故国一次。箕子路过殷墟，见殷朝宫室已坍而生长着禾黍，十分伤心，欲哭无泪，便作诗咏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诗中所谓“狡童”，即指纣王。殷朝遗民听到这首诗，皆痛哭流涕。这则故事也说明了箕氏朝鲜与周朝之间仍有一定的往来关系。中韩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凭借着这种往来而进行。《汉书》中所记载的“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就是一个例证。另外，数十年前平壤城南含毡门与正阳门之间所殊存的箕田，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据朝鲜朝学者韩百谦的《箕田考》记述，箕田为“田”字形，每田有4区，每区有田70亩。箕田井井方方，正与中国商代甲骨文中的“田”字相合；而每区70亩土地，则与中国思想家孟子曾经谈到的“殷人七十而助”相一致。

从战国末年到汉朝初年，中国境内所爆发的一系列战争，又引起了一股中国人向朝鲜半岛移民的浪潮。最初在战国末年诸侯国的相互兼并战争中，就有不少燕国、齐国、赵国的平民百姓，为了躲避战乱，或由辽东徒步，或由黄海渡船，纷纷逃往常被后人称作“海东”的朝鲜半岛。秦朝统一中国后，这股移民浪潮仍未消退。一些劳动人民为了躲避秦朝的暴政和繁重徭役，仍不断逃到朝鲜半岛。不久，秦朝爆发农民大起义。“陈胜等起，天下叛秦、燕、齐、赵民避地朝鲜数万口”。汉朝建立时，为了有效统治华北和东北地区，汉高祖仍封原燕将臧荼为燕王。公元前202年，臧荼起兵叛汉，被汉朝击灭。汉高祖又封卢绾为燕王。公元前195年，卢绾叛汉，汉高祖再度兴兵平叛。在汉高祖的两次平叛战争中，一些燕民又纷纷前往朝鲜半

岛避难。这时，朝鲜半岛上的箕氏王朝已经衰落。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箕氏王朝采取了积极吸收中国逃民的政策。在前往朝鲜半岛避难的燕人中，有一位率领千余名部属的卫满，他得到朝鲜王箕准的礼遇，被拜用为“博士”。同时，箕准又安排卫满及其部属居住到早年秦朝曾在中朝边境地区所设置的空地上。箕准王的目的，在于通过卫满替他守卫朝鲜的西边。但卫满却在此纠集一些政治势力，于公元前 194 年突袭王俭城（或称王险城，即今平壤）。箕准王因为不敌而向南逃到马韩地区，并自立为韩王。卫满入王俭城后也称王，国号仍称朝鲜，史称“卫氏朝鲜”。19 世纪的朝鲜朝诗人柳得恭（1784~?）在一首咏箕准的诗中曾写道：“当时枉信汉亡人，麦秀殷虚又一春。可笑苍黄浮海日，船头犹载善花嫔。”

卫满在朝鲜半岛立国后，汉朝也迅速平定了卢绾的叛乱，并在东北地区设立辽西、辽东等郡进行直接统治。汉朝辽东太守为了稳定东北，即主动与卫满交涉，要求卫满不侵犯汉朝边境、阻挠塞外各族首领朝见汉朝皇帝和做汉朝的藩属外臣。作为回报条件，汉朝给朝鲜以兵力和物资上的支援。卫满接受了上述条件，并凭借汉朝的援助，相继征服了邻近的真番、临屯等部落，扩大了领土。

卫满之孙右渠成为朝鲜王时，开始采取招诱汉朝逃民的政策来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他又阻止朝鲜半岛南部的真番等部落的首领到汉朝通交通商。于是，汉武帝于公元前 109 年派遣涉何作为使节前往朝鲜，劝导右渠王改变对汉朝的不友好政策，但右渠王拒不听从。涉何因出使没有结果，在回国途中将护送他出境的朝鲜方面官员杀死，并归报汉武帝。汉武帝